

涇獻文存

涇獻文存卷三目錄

論類 十七

雷士俊喪禮論中 喪禮論下 唐高祖論 范仲淹論下 王者佐天

子以天之心爲心論 楊蕙周公居東論 地爲行星論 人有三不幸

論 求古聖賢用心論 秦風論 周斯億論農田 論蠶桑 論棉

論紡織 論種樹 孫澄海馮亭以上黨降趙論 張琬范文正爲秀才

時以天下爲己任論

議類 四

魏學曾答牛侍御革除議 雷士俊增建兩淮運學議 卑幼初喪不當

受賀議 楊蕙義倉善後議

涇獻文存卷三目錄終

涇獻文存卷三

論類

雷士俊喪禮論中

古之禮繁今之禮簡古之禮有其名必有其實今之禮名不存十之一矣而名僅存者實又亡焉世人從而雜附其見傳之日久其弊益熾以至於不可挽吉凶諸禮莫不皆然而喪爲甚吾試論之古斬衰三年之禮斬衰裳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居倚廬寢苦枕塊歎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剪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既練舍外寢食菜果飯素食既祥始飲酒食肉復寢斬衰三年之禮如是則齊衰三年者可知矣夫錦繡之爲麗也而被之如有刺於其體也羊豕之爲甘也而嘗之如有毒於其口也家室之爲歡也而遇之如有病於其懷

也先王知其然於是乎使之斥錦繡戒羊豕屏家室定以爲制今之人無故奪其錦繡羊豕家室之適則相與噉噉矣奪者不樂而奪之者亦不樂先王斷嗜禁欲創爲喪禮古人守之不以爲難者悲切於內而躬安其際也嗚呼善矣今則不然親之始死惟衰裳絰杖帶冠屨不廢而飲食居寢大抵悉準於常數月之後輒章甫逢掖以與慶賀或采服不加於身又宴樂佚遊不以爲怪人非不愛其親也始於一二倣儻狂誕之徒放言高議直情矯世而壞聖賢之制以自便人樂其便已也而相與效之者日多聖賢之制日益壞世之人乘其敝乃無不爲耳目習貫徂爲當然雖有孝稱者頻顛不寧亦懼世之指詈而無以自拔於流俗此甚可歎也嗚呼喪禮之復也難矣喪哀戚之隱也行立坐臥而不忘乎哀戚其文繁其事難此夏殷之隆也三月不違仁顏淵之學冉閔而下

不可語矣而三年之久聲色美好之屬無所動其念進退升降一依於禮如順水之舟無待強勉此中心安仁天下之一人也由唐宋而視秦漢邈乎遠矣而繩以夏殷之隆彼所謂士凡庸委瑣同於工商而望以中心安仁天下之一人喪禮之復也難矣雖然君子之所謂師古者師其意也孟子陳井田畫地經野更張紛紜歸於潤澤夫潤澤者變而通之之義也觀其與滕文公言喪止於齊疏飭粥二大者而已識此可與言禮矣今夫衰裳經杖帶冠屨既未盡廢而飲食居寢可裁以先王之意由虞而練而祥自重殺之以至輕使其不違衆不拂理儕之流俗而無駭考之聖賢而無愧奚爲不可哉德之盛者於人不必求備先生定制令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後生小子喜於苟且弛懈自恣過此者少矣而不至者講說浸灌循其性之所近俛焉孳孳自勵於此可也喪

禮廢久如吾說用其復也庶可幾乎古今相去遠甚也竹策篆書易以紙而尙隸豈可同哉拘禮而禮亡得其意以爲之不屑屑於細節而大體未嘗不存此孟子所謂潤澤也而人之致力於禮者雖一端亦有所益若其孔步孟趨周還中規折還中矩則豪傑可以爲百世法者也

喪禮論下

今之葬無定期遲緩者或五六年或十餘年甚至數十年子孫累傳而後葬其祖父母曾祖父母者世俗之大失也然則當於何期葬記之所云是矣三月而葬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喪遲緩不葬是死無以藏也死無以藏可謂得其所乎人之死而墳墓也猶生而宮室也今夫人露棲野處則憂寒暑之患風雨之苦四體胝癢而心志拂鬱以生推死勢異道同且人雖近而三年之外必有

其冠婚慶賀之禮既有冠婚慶賀之禮則必有絲竹燕饗之節以喪在殯而罷之是廢冠婚也懼廢冠婚而不罷是喪殯未葬而樂也晉荀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夫臣之喪殯未葬君飲酒樂屠蒯猶有譏况其上焉者乎今世俗遲緩成風或難盡如古三月而葬矣三月之後大祥之前其擇而行焉不可以有踰者也或者難曰今之久而後葬者非敢怠也蓋待於天時之利求於地理之善也子責之甚何不思乎曰儒者知親之生而事死而葬已矣僥倖小人乃有拘於天時地理以冀得富貴者非儒者之所尙也君子行一不義而得卿相不爲而暴其親之遺骸以求貴富乎如世俗之惑而惟是之信則大祥去屬纊凡二十五天天時地理必得其吉而

可以葬者也古之君子之盡於其親者何有禮也其居喪也始沒朝夕奠將葬祖奠既葬而虞既虞而卒哭期小祥小祥之祭再朝大祥大祥之祭中月而禫禫祭其免喪也春夏秋冬必祭夫喪奠約略無文陳饌酌酒而已猶未及乎三獻與侑食也自虞逮禫三獻繼以侑食矣猶未及乎受胙與餽也至春夏秋冬之祭則三獻而侑食而受胙而餽彬彬情儀悉盡由此言之春夏秋冬之祭全其爲祭矣虞雖變而之吉祭未正其爲祭之禮也而世俗有居喪不當吉祭而遽吉祭其免喪後當吉祭而又不吉祭遂至終其身子孫與祖考絕不相接者廟不立而祭之禮不講也嗚呼古之宗法亡矣所恃糾合乎子孫者惟春夏秋冬致祭子孫羣集則相親相親則冠昏必告死必訃有善相勸有過相戒今五服之親疎遠如路人平昔殘狠不肯往來有忿則聚而爲訟以爭銖兩之利廟

不立而祭之禮不講豈獨薄於祖考哉而於祖考薄者此尤可痛也

唐高祖論

古之帝者飭已治人有不易之序大抵始於其身由近以及遠故堯舜禹湯文武經傳所紀莫不朝夕磨淬澡心砥性蹈繩矩防邪僻使其口無過言躬無違動食飲寐興皆中乎法如此則身端矣而被之於家誠懋肅繼父子兄弟夫婦驩然有恩相愛粲然有儀相接然後舉而措之邦國削平兇姦創典設制盡九州而生養訓誨之雖鳥獸魚鼈咸賴以安故有聖賢在下位修身正家而不得見諸政理推以及邦國者矣未有撥亂拯危功業爛然而我先敗度敗禮宮榭嘻嘻訾訾取笑閭巷者也周秦而後則不然帝者起於草莽目不覩詩書而英毅天授適與時遇或混一區夏於數年之間而肆情恣睢不能服其妻帑當其

竭力開創時鞭笞羣帥驅策多士可謂壯矣而志滿求遂以嬖妄嬰兒之故顛
倒繆戾識慮俱困雖愚者嘗之此無他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不講而苟且欲速
以就事施之無其本得於遠而失於近無足怪也唐高祖肇基晉陽除李密擒
竇建德降王世充其他強僭之徒翦滅靡餘代隋而受命儁才偉氣晉宋以來
無其比亦一賢君也及宇內既定建成世民元吉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劍雜
物其令教與詔敕並行甚則建成元吉曲奉諸妃嬪諂諛賂遺以圖媚世民緣
信讒見疎致卻生怨搆操刃相向建成元吉皆不獲其死而世民以陷於不義
君蓋不可以無學也小鄉小邑猶不可以無學者主之而况四海乎高祖天資
優而不知學天資優故其雄睿之略統百萬精軍若使臂指役豪傑奚啻奴婢
而邦國以寧不知學故不能自克而身不脩身不脩則廣寵倖私好惡而家不

正雖五尺之童進退維谷而無如之何矣其後太宗廢太子承乾許立魏王又欲立晉王而不能決至投於床抽佩刀以刺太宗才氣過於高祖而狼狽若是甚矣太宗之似高祖也嗚呼周秦而後帝者崛起率嗜酒嗜色無賴之徒也雖能用兵誅暴而麤厲輕佻皇極未協漢高惑於戚姬欲廢孝惠而立趙王如意類如斯耳古之帝者不然修身以正家正家以正邦國源委兼備有倫有次規模弘闊矣此非周秦而後之君所可及也

范仲淹論下

范仲淹語其子弟曰吾吳中同姓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子孫豈能不恤其饑寒仲淹輕財好施尤篤於范氏既顯買姑蘇近郭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范氏之貧者嗚呼仲淹可謂知本矣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君子之仕也以泄官行政而治民也天下未有薄於同姓而能厚於他人者九族之序先百姓曰親親而仁民仲淹之政所至人多立祠畫像而其惠愛同姓如此彼素賤微其仕也歲俸之外無所苟必顯而始能有以及之耳世之人之爲民上也其刻礫寡恩無怪也身居卿相之位帳御飲食如王者而諸父昆弟困苦無告者有矣况五世之下袒免之餘親屬既竭者乎天下功名之士善政盈口而其同姓歎於室者猶仲淹之罪人也而剝民附己無毫毛至於其同姓甚或從而勢陵威脅者王者不作當不容於誅矣世衰風偷縉紳大夫之徒乃有背聖教亂國法徇人之情而市恩沽譽於天下者既受賄鬻獄以肥其身豐其家而又以賄乎門生故吏交遊鄉黨彼其人曰某與我有舊也富貴無相忘耳世之鄙儒小生徂於私恩而不察公義也羣起頌之曰

某真人豪也富貴無相忘嗚呼是所謂受非道之萬鍾而爲所識窮乏得我者
也受非道之萬鍾而爲所識窮乏得我與受非道之萬鍾而爲宮室妻妾等粗
觀其事豈非卽仲淹之輕財好施而推廣之者乎而賢不肖相去甚遠也君子
之施何常視其有餘不足耳如位高祿重門生故吏交遊鄉黨與焉德之盛也
苟位卑祿少惡衣疏食自奉常苦匱不可謂非雖同姓安能以相責望哉且汎
濫於門生故吏交遊鄉黨者皆有爲而爲有爲而爲無爲則不爲矣未有不儉
於其同姓者也

王者佐天子以天之心爲心論

甚哉天之心不忘天下也人主必識天所以不忘天下之心而善體之然後可
以凝庥延禧而長爲子於天何也天之愛民甚矣簡一人焉而爲之子卽以求

莫之心惓惓焉而託之子若曰是真能子惠天下而燕及天心以庶幾不負其託者明主深維之而兢兢業業持守此心精凝淵穆神周寰宇未嘗一日有忘天下之心而卽以不忘天下之心仰契乎天之心而天子之位永安故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今夫天渾渾耳漠漠耳安懸耳目安測形聲卽有率育天下之心而隔於上下遼邈之勢其所以勤宣昊仁敷沛下土者天子責也人君戴天爲子其尊天也明日月也威震霆也一怡而蒼生嬉遊一嘖而赤子倒懸則天子止知己之尊更不知己之上有天而乖刺恣睢攘奪剋剝以行其無忌憚之心於是天之心失而不以爲子天下陰窺天有不子之心羣然掉擘而去亦不尊爲天子天不以爲子人遂不以爲天子而天子危矣聖王伏而思曰一日二日有萬幾焉皆天工也匹夫匹婦能勝予焉皆天民也尸居淵默見天心於靜

而無念不昭事出王游衍見天心於動而無息不奉若天之心欲休天下也則
天子宣慈惠去煩苛惟恐一物失所以干天之中在天之心欲生天下也則天
子重欽卹黜周內惟恐敲朴之下或斃於無辜以傷天之元派天之心欲逸天
下也則天子輟營繕罷土木惟恐梗梓之側或成怨藪以召天之沴氣天之心
欲富天下也則天子屏培尅大賑賚惟恐催科之餘有剜心肉者鬻妻子者以
致天之喪亂弘多而救葯莫反豈爲是私憂過計者哉謂夫天之覆我以璇題
紫府非徒寵優之也被我以龍文鳳彩非徒藻飾之也養我以鼎饔法膳非徒
厭飫之也蓋以我真能父母天下者真能體大父母之心以克勝乎宗子之任
者夫人子而不以父母之心爲心者則不得爲肖子天子而不以天之心爲心
者則不得爲冢子如彼聖王者以我心合天心以天心爲我心天人交契禎符

並協屈軼出芝草生三凶戢九扈豐龜龍麟鳳期應紹至人見爲天心之仁愛
如此孰知政天子之所以善體天心者乎蓋嘗論之堯舜禹文之世其人常勝
天幽厲秦隋之世其天常勝人而太甲成王之世其未定之天卒爲人所勝其
人勝者幹蠱之子也其天勝者覆宗之子也其天卒爲人勝者克家之子也惟
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故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矣

楊蕙周公居東論

居東非東征也漢孔氏誤讀我之弗辟爲刑辟之辟因謂居東卽東征者非也
姑無論流言旣起王方疑公請之故未必從專之且失臣節第卽流言而論固
無根之言也如後世之蜚語不知所從起非具名上書何遽知爲管蔡耶且天
下人至衆矣周公不疑他人而乃專疑其兄弟有是理乎此其不能遽征者一